池北偶談/卷十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 ◄

池北偶談
卷十一

► 卷十二

公文介公詩

吾鄉公文介公〈鼐〉，萬曆中，爲詞林宿望，詩文淹雅，絶句尤工。如習家池云：「峴首岩嶢漢水長，習池煙樹野亭荒。羊公流涕山公醉，並枕殘碑臥夕陽。」西郊金主釣臺云：「花石遺綱入戰圖，薊門衰草釣臺孤。不知艮嶽宮前叟，得見南軍入蔡無？」畿南問宋遼戰地云：「戰勝河東下薊丘，高梁失禦陣雲愁。六飛不入燕山府，直見鑾輿下廣州。」明湖獨眺云：「窄岸平橋萬柳斜，半城春水半人家。東風吹雨宵來急，一片鄉心到海涯。」別邢子願云：「南浦分攜暮雨微，平林望斷送將歸。新詩一一題團扇，隴首秋雲片片飛。」衍元白詩寄馮用韞云：「千里襟期付此詞，郵筒珍重寄相思。將來莫遣玲瓏唱，淚盡夷陵緩棹時。」「生平有意皆成幻，死去憑誰得報君？燈影幢幢對疏雨，一聲哀雁入秋雲。」濟南晤李季重云：「一望并州雁影沉，三年幽夢蠟湖陰。歷城四面寒泉水，堪照青陵臺下心。」泉林寺云：「百里天涯一夕分，月華中斷悵離群。坐聞莊子城頭水，卻憶夷吾臺上雲。」蘭溪望金華山水云：「新安水色括蒼煙，煜煜金華婺女連。靈異果應仙路近，始知此是蔚藍天。」〈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「上有蔚藍天」，謂潼川之金華山，此乃借用〉「百折桐江繞釣臺，四明雲起接天臺。半空突出冰輪湧，定是龍湫雁宕開。」南樓云：「十二樓開列玉京，分明天上落層城。檐前寂寂三珠樹，半夜鶴飛來上鳴。」掖縣道中云：「齊疆行盡海雲生，處處看山自問名。麥秀漸漸桑柘綠，馬頭不見曲侯城。」襄陽云：「江上輕帆落浴鳧，鏡中倒影數峰孤。林鶯送客巖花笑，曾見銅鞮歌舞無？」南竺寺云：「晚霞掛重塔，微月碧殿空。林壑松檜響，十里聞秋風。」皆不減唐人風致。而《列朝詩》取之甚少，不可解。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。

安磐詩

安磐，字松溪，弘嘉間爲都給事中，有直聲，蜀之嘉定州人，升庵先生友也。其詩風神獨絶，而世罕知之。予登淩雲寺，石壁刻詩甚夥，惟松溪四絶句最爲高唱，記其二云：「青衣江上水溶溶，隔岸遙聞戒夜鐘。暫借竹床聽梵放，月華初到第三峰。」「林竹斑斑日上遲，鳥啼花暝暮春時。青衣不是蒼梧野，卻有蛾眉望九疑。」蓋淩雲九峰，枕青衣江之東；而蛾眉三山，正直其西。至其地，知其詩爲工也。

彭西園

彭堯諭，號西園公子，河南鹿邑人，官通判。崇禎末，頗擅詩名。予年十八九時，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，於北道逆旅，見壁上畫蘭石，甚有風致，其旁細字註曰：「西園侍兒喬施同寫。」中書舍人吳郡文啟美〈震亨〉題其後云：「令人羨煞西園老，攜得西施共小喬。」後十餘年，重過之，畫猶宛然，題一詩云：「無復湘中見汜人，西園蘭石愴如新。低回十五年前事，只有蛛絲絡暗塵。」此詩不復憶，在京師彭庶子羨門爲予誦之。附識於此。

黃徐詩

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，止三百八篇。徐昌國自選《迪功集》，亦止三百餘首。昔人自愛其名如此。

倪仁吉

女郎倪仁吉，義烏人，善寫山水，尤工篇什。予嘗見其宮意圖詩，其一云：「調入蒼梧斑竹枝，瀟湘渺渺水雲思。聽來記得華清夜，疏雨銀缸獨坐時。」先考功兄曾得其全集。倪手種方竹數十竿，甚愛惜。萊陽董樵處士遊婺郡，倪高其人，斫一枝贈之。

尹子求

虞山詩：「揮毫對客曹能始，簾閣焚香尹子求。」子求，名伸，蜀宜賓人。予過敘州，詢其後人，無有。得其遺詩及《訴峽記略》一卷於其門人樊星煒。樊云：「蜀亂，尹先

生死之。有胡生約之者，攜此集避兵芒部，胡亦死，此集流落一彝生家。久之，敘州士人某客遊其地，一日，與論先生詩，彝生搖手曰：『浪得名耳。』出此集，則塗抹幾遍，士人遂乞取以歸。而予略爲論次刻之。」樊字子景，老儒也。子求止有一孫，名憃，字若魯，亦樊云。

岐梁倡和集

蘇文忠公《鳳翔八觀詩》，古今奇作，與杜子美、韓退之鼎峙，文定皆有和作，謂之《岐梁倡和集》，然魄力不逮文忠矣。文定作文忠墓誌，謂：自黃州後，其文一變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轍瞠乎不能及。然此早歲之作，亦自不敵也。《潁濱集》中如《魏佛貍》、《湖陰曲》等篇，亦是高作。

紀映淮

金陵紀青，字竺遠，能詩。少爲諸生，棄去，入天臺國清寺爲僧。久之，復舍去。其子映鐘伯紫，尤負詩名。女名映淮，字阿男，嘗有《秦淮竹枝》云：「棲鴉流水點秋光，愛此蕭疏樹幾行。不與行人綰離別，賦成謝女雪飛香。」及笄，嫁莒州杜氏，早寡，年五十餘，以節終。予在儀制時，下有司旌表之。予昔在秦淮賦詩云：「十里清淮水蔚藍，板橋斜日柳毿毿。棲鴉流水空蕭瑟，不見題詩紀阿男。」伯紫見之，殊不喜。後二十年，從子啟大，官莒學正，訪得其遺詩數篇。其一云：「清溪有桃葉，流水載佳人。名以王郎久，花猶古渡新。楫搖秦代月，枝帶晉時春。莫謂供憑攬，因之可結鄰。」又：「李花一孤村，流水數間屋。夕陽不見人，牯牛麥中宿。」

錦秋亭辯

自夏莊橋渡時水〈俗名烏河〉而東，並河北行，內河外湖，浩渺無際。十里至灣頭，新、博二邑分界處也。時水自南而北，小清故河自西而東，匯於灣頭，與湖相望，中亙長堤。灣頭煙火數百家，夾河以居，艤舟漁艇，鱗次市橋。再渡灣頭橋而北，市廛盡處，堤直如弦，屬於博昌城，凡十里，櫸柳夾之。兩岸皆稻塍荷塘，籬落菜圃，與緯蕭交錯。時十月下浣，過之，煙雨空濛，水禽矯翼，黃葉滿地，人行其中，宛若畫圖，時見牧人蓑笠御轂觫歸村落間，邈然有吳越間意。明日晴，遂由東城騎行而南，舍騎過石梁，登架筆山。山疊土爲之，三峰起伏，雜植桃柳，錦秋亭在東峰。此亭元中統所建，《齊乘》以爲在東南城上，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鰲所築，則亭之移，當在是時也。北枕城堞，

西望河堤，東南俯臨極浦，備煙波曠渺之趣。因憶徐隱君〈夜〉舊示予《錦秋亭辯》，具錄於此，以備茲亭故實，使來者有所考焉。

北湖名錦秋，新城、博興二縣志，皆以爲本於坡詩，其所謂詩，即今志所載：「霜風收綠錦」五言八句者是也。予獨疑詩中北闕字，不類宋時事跡；而《東坡全集》及單刻《膠西集》，都無此首；詩之氣格亦不類，然無據以奪之。及閱元兵部侍郎於公欽《齊乘·錦秋亭》一則，乃知此詩即於公作，所謂取坡詩命名者非。此詩乃取《和文與可橫湖絶句》而名之也。後來作志者，據欽書采入，不細詳文義，牽連讀去，以致承襲訛誤而不之改。據欽所記，亭爲中統間邑人所建，中統乃元初年號，後蘇公百數十年，當時豈遂有亭可賦詩耶？然何以知其取詩即《橫湖絶句》也？以其篇中連綴「錦秋」二字而知之也。今欽詩「霜錦雲秋」等字，亦仍本此。輒錄欽原文並錄蘇詩於後。

《齊乘》一則：錦秋亭，博興東南城上，中統中邑人所建，取坡詩命名〈此下於自敘述〉。蓋齊地淄、時、般、濼諸水，匯爲馬車瀆以入海，博興宛在水中，舟楫交通，魚稻成市。昔嘗過之，愛其風景絶類江南，賦詩亭上云：「霜風收綠錦，萬頃水雲秋。海氣朝成市，山光晚對樓。舟車通北闕，圖畫入南州。且食鱸魚美，吾盟在白鷗。」其鱸雖小，亦四腮，不減松江，有蒓菜，齊人不識，目鱸爲豕云。

蘇公《橫湖絶句》：「貪看翠蓋擁紅妝，不覺湖邊一夜霜。卷卻天機雲錦段，從教匹練寫秋光。」

外祖季木王公，世目博洽，公《北湖遊記》載：「欽常自濟南華不註山下，經小清河，東入此湖；折而南，入時水，至索鎮，舍舟歸益都〈此亦本《齊乘·時水》條下所載〉。則知欽過此賦詩，是其常所往來之地矣。獨記中於此詩偶失簡察，尚沿舊志之訛。而外伯祖康宇先生作志亦仍之，安知後來不有據此而編入蘇集者，是不可不辯也。謂宜於湖之北岸勝處，祠蘇、於二公，額以「盟鷗」，更榜「卷雲寫練」四大字於其上，庶俾後來知此緣起。特爲筆述，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。歲在庚戌五月九日，湖上老漁徐夜記〈康宇先生，即先祖方伯公也〉。

雷雨津

雷兵部雨津〈起劍〉，蜀之井研人，明崇禎甲戌進士。嘗過楚，題洞庭廟云：「我是人龍君亦龍，吾今胡爲乎泥中？憑君借得青驄雨，手攬風雲滿太空。」甲申後，從張公玉

笥監軍死。予識其子吳江知縣斑，斑字笏山。

張鯤詩

鄒平長白山醴泉寺，即范文正公畫粥處，四山環合，一溪帶瀠，溪上有範公祠，祠中多前代石刻，有嘉靖十三年崧少山人張鯤八絶句最佳。節錄於左：「危閣煙霞出，峰檐麋鹿來。春泉落西澗，聲繞讀書臺。」「臺前碧玉樹，葉葉上青霄。工師求大木，隆棟萬年朝。」「風晝溪楊色，煙春巖蕙香。人言背絶壑，才是上書堂。」「山護埋金窟，泉通晝粥廚。傳燈衣缽在，曾伴老龍圖。」「靈剎群峰合，名祠半日遊。難逢浮海術，易集下山愁。」鯤，河南鈞州人，詩名不甚著，而詩之工如此。

張閃

滇永昌張含愈光集，升庵先生所定；又閃繼修允迪，亦永昌產，在啟禎問，有詩名。端簡王公〈弘祚〉以二公皆其鄉前輩，常欲合刻其詩。丁未戊申間，公爲大司農，以二公集屬予選較刻之。予謂閃集可刪者過半，非張匹敵，當專刻張集，而以閃集附後。公以爲然。庚戌，公乞骸骨，歸臥金陵，不知竟果此志否？

粵詩

南海屈介子〈大均〉，少爲諸生，有聲。旋棄去，學浮屠法，釋名一靈，字翁山。居羅浮久之，出遊吳越。又數年，忽加冠巾，遊秦隴，與秦中名士王無異〈弘撰〉、李天生〈因篤〉輩爲友，作華嶽百韻詩。固原守將某，見而慕其才，以甥妻之。翁山愛玩少室，賦詩云：「同棲紅翠三花樹，對寫丹青五嶽圖。」自固原攜妻至代州上谷，再遊京師，下吳會，自金陵歸粵。妻隨病死。翁山之詩，尤工於山林邊塞，一代才也。同時陳恭尹字元孝，王邦畿字説作，梁佩蘭字芝五，王鳴雷字震生，陳子升字喬生，皆廣州人，工詩。元孝詩尤高，如「積雪回孤棹，寒湘共此心。離憂在湘水，古色滿衡陽。」又「鄉山小別吟兼夢，水驛多情浪與風。桄榔過雨垂空地，玳瑁乘潮上古城」之類，皆佳。説作句如：「雲低滄海樹，潮上夕陽城。」「曙色寒山外，秋風古渡前。」殊近錢、劉。又有絶句云：「昨冬歸去今春信，言是端陽入楚山。吟取荊州舊時事，洞庭秋盡客應還。」喬生昔昔鹽云：「鴛鴦樓外烏欲棲，玳瑁梁間燕吐泥。月暈圓隨漢東蚌，天河傾向汝南雞。萬方儀態華鐙出，一笑横陳翠帳低。愁見曉鴻征塞北，不知天將定遼西。」又有《南中塞下曲》一篇，極似楊用修格調。翁山詩，予曾爲選百篇，以爲唐宋以來詩僧無

及者。五律如「帆隨南嶽轉，雁背碧湘飛。」「久病悲歡盡，新寒衣衲重。」絶句如「熒熒桃李花，薄命寄君掌。河水雖東流，河魚自西上。」又歸風詞：「南越輕綃似碧雲，裁爲飛燕御風裙。中流舞罷將仙去，萬歲千秋復就君。」客雁門云：「三年作客傍滹沱，聽盡哀笳出塞歌。白髮不愁明鏡滿，秋霜只怨雁門多。」此類不能悉記也。予嘗語程職方云：「君鄉東粵，人才最盛，正以僻在嶺海，不爲中原江左習氣熏染，故尚存古風耳。」

李因篤

富平李天生因篤，年三十，棄諸生。博學強記，《十三經註疏》尤極貫穿。長律得少陵家法，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嶽，曹嘆曰：「數百年無此作矣。」李有句云：「林谷關音本，乾坤老彖才。」予謂理語經語，最不易下，坡公寫杜詩，至「致遠恐終泥」，停筆謂學人云：「此句不足爲法。」王敬美云：「曹子建後，作者多能入史語，不能入經語；謝康樂出，而易辭、莊語無不爲用。」然則用經，固以康樂爲宗也。

陳伯璣

陳伯璣允衡，建昌南城人，御史本子，清羸如不勝衣。五言詩古淡，自成一家，如「寒日明孤城，斜風下飛鳥」，又「籃輿望歸鳥，日暮空城曲」，此類二十餘篇，不減王、韋。亂後寓黃山，移鳩茲，再移白下，貧甚。撰《詩慰》、《國雅》及《婁堅徐世溥遺文》之類，凡十餘種，又著古人幾部若干卷。康熙癸卯，歸豫章。時施愚山〈閏章〉、周伯衡〈體觀〉皆爲江西監司，爲卜築蘇雲卿東湖故居。後數年，竟羸病死。

滕王閣詩

南州滕王閣，毀於金聲桓之亂。順治中，蔡尚書〈士英〉開府江右，重新之。海內名流多賦詩，惟海鹽彭羨門〈孫遹〉擅場，其警句云：「依然極浦生秋水，終古寒潮送夕陽。」彭今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。

詩帳

施愚山分守湖西，制苧帳，題詩其上，寄林翁茂之。一時名士多屬和，名曰「詩帳」。或一絶句云：「鬥帳殷勤白苧裁，使君親自寫詩來。孤山處士朝眠穩，朝日烘門懶未開。

」

飛廉館瓦

元王文定〈惲〉《秋澗集》，有《飛廉館瓦硯歌》，略云：「劉郎杳杳秋風客，神鳥冥飛憶初格。豹章爵首尾蟠蛇，建章千門風冽冽。」云云。此亦在銅雀之前，知漢瓦無不可爲硯也。

趙州畫水

趙州畫水，世傳是吳道子筆。陸儼山《大駕北還錄》云，宣德間定州何生作也。

施宋

康熙已未，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，宣城施閏章愚山，萊陽宋琬荔裳也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。施五言云：「秋風一夕起，庭樹葉皆飛。孤宦百憂集，故人千里歸。嶽雲寒不散，江雁去還稀。遲暮兼離別，愁君雪滿衣。」此雖近體，豈愧十九首耶？己未在京師，登堂再拜，求予定其全集。宋浙江後詩，頗擬放翁，五古歌行，時闖杜、韓之奧。康熙壬子春在京師，求予定其詩筆，爲三十卷。其秋，與予先後入蜀。予歸之明年，宋以臬使入覲。蜀亂，妻孥皆寄成都，宋郁郁歿於京邸。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？

二戴

戴本孝，字務旃，和州人，詩畫皆超絶。嘗在京師，夜與友人談華山之勝，晨起，即襆被往遊，其高曠如此。弟逊孝，字無忝，四十不娶，亦有詩名。皆老於布衣。本孝貽予畫，自題詩云：「叢薄何蓊穢，喬木無餘陰。斧斤向天地，悲風摧我心。不知時榮者，何以答高深？」又云：「草木自爭榮，攀援與依附。淩霄桑寄生，滋蔓尚可懼。惜哉不防微，良材化枯樹。」

鄺露

鄺露，字湛若，南海人，狂生也。負才不羈，常敝衣趿履，行歌市上，旁若無人。順治

初，王師入粵，生抱其所寶古琴，不食死。其詩名《嶠雅》。過賈誼宅、三閭廟云：「浮湘七澤下靈渠，牢落殘雲伴索居。庚子日斜聞鵬鳥，重陽沙淈見江魚。天高未敢重相問，年少何勞更上書。此去樊城望京國，定從王粲賦歸與。」露，少客金陵，遊阮大鋮之門，嘗爲阮序其集。

徐波

吳中詩老徐波元嘆，康熙初，年七十餘，尚在。居天池落木庵，與中峰、靈巖二高僧往還，虞山先生寄詩云：「皇天老眼慰蹉跎，七十年華小劫過。天寶貞元詞客盡，江東留得一徐波。」「落木庵空紅豆貧，木魚風響貝多新。常明燈下須彌頂，雪北香南見兩人。」元嘆自撰《頑庵生壙誌》云：「喜登陟，而筋力遽衰。未廢吟詩，而發言莫賞。」又爲《落木庵記》云：「癸酉十月，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，曉起盥漱，見予白髮盈梳，云：『子從此別，計必住山，請擇嘉名，以名其居。』服唐出幅紙，俾作擘窠大字，友夏執筆擬議曰：『子還吳，可謂落葉歸根矣。』遂有此目。今三字揭諸庵門，松栝數株，撐風蔽日，元冬霜月，蕭蕭而下，雙童縛帚，掃除不給，齋廚爨煙，皆從此出，事之前定如此。」元嘆中年，見知膠西相國硜齋高公，公常勸之出山，辭曰：「母病三年，子生未彌月，此身非我有也。」竟亦無後。乙酉後，有《寄楚僧寒碧詩》云：「楚鬼微吟上峽謠，中元法食可相招。憑君爲譬興亡恨，雨打秋墳骨亦銷。」寒碧少遊鐘譚間，此詩蓋爲二公作也。

下僚能文

近下僚中往往多才人。婁縣縣丞施鴻，字則威，閩邵武人，著《史測》十卷，論南北朝事甚可聽。又雄縣馬之驌，字旻徠，兩爲江都、壽張管河主簿，撰《詩防》及《張秋志》各若干卷。泰州州同知趙三麒，字乾符，韓城人，頗能詩，有絶句云：「虞舜昔南巡，不見南巡跡。但餘此墓旁，一片瀟湘石。」

詩兆

順治己亥，客京師日，聽劉公酨吏部鼓琴，賦詩贈之云：「與君更作他年約，黃鵠山中訪戴行。」至壬寅歲，相遇於京口，京口有黃鵠山，在城南五六里，即招隱寺，宋戴頤故居也。始悟前詩，蓋有定數云。

對句

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，有一生姓名偶同，李出對句云：「藺相如，司馬相如，名相如，實不相如。」生應聲云：「費無忌，長孫無忌，公無忌，我亦無忌。」空同喜。不知此對自宋有之，見《齊東野語》云「司馬相如，藺相如，果相如否？長孫無忌，費無忌，能無忌乎？」蓋後人傅會空同，如夏忠靖尚書給事之對耳。

史辰伯

史兆鬥，字辰伯，吳江人，處士明古〈鑒〉之後，徙居長洲。博雅多藏書，少及與劉子威、王百谷交，尤熟吳中典故。康熙初卒，年盡十餘。汪苕文曰：「此翁死，吳中文獻絕矣。」

秦中諸志

志以簡核爲得體，康德涵《武功志》最稱於世。嗣是關中繼起者，則有趙浚谷之《平涼府志》，胡可泉之《秦州志》，汪來之《北地志》，喬三石之《耀州志》，王渼陂之《鄠志》〈莒人劉璞增益〉，韓五泉之《朝邑志》〈邑人王學謨增益〉，張光孝〈號左華山人，對山之甥〉之《華州志》，馬慥之《同州志》，劉九經之《鄜志》，皆稱作者。而渭南史蓮勺記事，嘗知汾州之介休，作志七卷，義例精賅。以上皆秦人，而北地又秦疆也。何大復《雍大記》，亦與康同時作於關中。

韓畐

韓畐，字石耕，北平人。亂後遊江南，遍歷臺、宕諸勝，客死平湖。畐善鼓琴，尤工五言詩，有句云：「春愁當二月，酒渴起三更。」

程明房

宣城梅淵公〈清〉常遺予墨樸一，其堅如石，文曰「程明房造」云。程君房，初字明房，此蓋其早年所制。

右車

自廣武君後，古今人多以左車命名者，《漢・功臣表》有中牟共侯單右車。

嚴感遇

嚴感遇，烏程人。少豪宕，舉止與俗異。常畜一白鵲，行止與俱，鵲死，哭之數日。老而貧，居山中窮僻處，忍饑賦詩。一日米盡，友人遺白金一餅，攜之市米，遇小漢玉器，輒買以歸，玩弄之，餓而僵仆，幾絶。

高鐈

高鐈，字淵穎，保定人，少從孫鐘元先生學。嗜酒，好遊名山水，自負錘鑿，每得詩，必題石，手鐫之。常遊林慮，竟日忘返，聞峰下耕者喧呼，回視向所來處，乃知沖虎過也。𠔃喬有集數十卷，其門人陳僖藹公編集。

張文峙

張可仕，字文寺，更名文峙，字紫澱，楚人。家金陵，能詩。與歸安茅元儀善，茅死，有姬楊宛，以才色稱，戚畹田弘遇欲得之，以千金壽文寺，求喻意，文寺絶弗與通。範文貞公禮爲上客，公殉國，文寺設位雨花臺，爲文哭之。崇禎末，集子史成句爲四言詩一卷，諷切時事，號《擊磬集》。弟可度，字罽筏，好佞佛，一食清齋，逌然終日。

費密

費密，字此度，成都人。少遇逆獻之亂，竄身西域不毛之地。已乃溯漢江下，遊吳楚，居淮南老焉。常寓泰州，泰州守知其賢，爲除徭役。予曾見友人幾上一卷，偶取視之，其首篇云：「大江流漢水，孤艇接殘春。」詢之，乃密作也。遂賦詩與定交。密跛一足，後往蘇門，謁孫鐘元稱弟子，著《鹿峰集》。

馬黃

馬應龍，字伯光，安丘人，都御史文煒子。萬曆壬辰進士，歷禮部郎中卒。博雅好古，註《道德經》二卷，考訂《古本周禮》六卷、《參同契》二卷、《尚書》七卷、《毛詩》

七卷、《藝林鉤元錄》二十六卷。初爲杞令，纂《杞乘》四十八卷。今《安丘舊志》二十八卷，最精贍，有體裁，署其父文煒撰，實應龍少時手筆也。

黃楨，字德兆，亦安丘人。嘉靖癸未進士，歷文選郎中，與樂安李太僕舜臣齊名，號爲李黃。有《擬騷》行於世。

伏生光武二圖

王維畫《伏生圖》，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〈承澤〉家。吳道子畫《光武燎衣圖》，今藏新安程穆倩〈邃〉家。

和韻詞

先吏部兄作長調，往往好壓險韻，一調疊韻有至十餘闋者。在杭州，與宋荔裳、曹顧庵倡和滿江紅詞，同用上、杖、狀等字，兄句云：「雨滲一犁田犢喜，波添三尺河魚上。」用《史記》河魚大上語也。又「自課織簾還有手，便從荷篠非無杖。」又「易得濁醪謀若下，難逢春水如天上。」又「司馬高才元和腐，彥淵博學真須杖。怪吾徒、底事昵蟲魚？臣無狀。」又「堤柳已隨坡老沒，竹枝誰駕廉夫上。」又「漆後斷紋仍可鼓，削餘方竹還堪杖。」又「顧我已甘居廡下，如公才合居樓上。」疊出不窮，皆奇句也。後在揚州與陳其年輩倡和《念奴嬌》詞，同用屋字，亦至十餘往復。如：「還似離騷傳屈子，句裏龍堂鱗屋。削跡艱虞，擅場風雅，未遣中書禿。」又「十載名場相犄角，戎子支駒逐鹿。」又「我似小乘初禪，愧他杯渡，肆啖人間肉。羨汝機鋒殊自有，已似南能稻熟。」又「更貪清曉晶簾，臥看膏沐。」此類甚多。兄常自跋云：「右小詞諸闋，皆雜次諸公韻，諸公率謬許其押韻之工，僕則自謂此實欲省思力。如昔人云「匆匆不暇草書耳」。嘗謂「詩不宜次韻，次韻則慮傷逸氣；詞不妨次韻，次韻或逼出妙思。」其持論如此。

高司寇詩

淄川高念東侍郎，少時與兄解元繩東〈瑋〉同舉省試，公車北上，謁鄒平尚書華東張公〈延登〉。公言：「君輩少年登第，不啻登仙。老夫少年，意氣亦爾，今老矣，回憶五十年中，功名官職，都如嚼蠟。更數十年，君閱歷當自知之。」公辛巳以南總憲考滿過家，薨於里第。司寇及兄，癸未、丙戌先後成進士。司寇入翰林，十年至佐銓，已，乃以事左遷。又十餘年，再貳司寇，憶尚書之語，慨然賦詩云：「翹車北指五雲邊，緒論

追陪豈偶然？晚節功名如嚼蠟，少年科第似登仙。曠懷久矣推先輩，微語還堪悟後賢。畢竟山中煨芋好，十年宰相亦堪憐！」

白墮琴高

葉石林舉東坡「獨看紅藥傾白墮」，白墮，人名。此正如吳下饌鵝設客，云「請共過食右軍。」不知此例正多，如山谷詩「春網薦琴高」，琴高，亦人名。皆自曹瞞「惟有杜康」作俑。

文太青

文光祿太青〈翔鳳〉戲作口吃詩云：「點子向客共哆口，漆栗筆蜜手柳酒。」本《墨客揮犀》：「鳳州有三出：手、柳、酒。宣州有四出：漆、栗、筆、蜜也。」予使蜀，過鳳縣，彈丸小邑，在棧道中。所謂伎手纖白，固無從見之。驛酒殊薄劣。柳自入棧，亦頗稀少。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〈奕禧〉詠《鳳縣金絲柳詩》云：「鳳州三絶無纖手，又少旗亭酒共傾。惟有金絲幾株柳，臨江映驛拂人行。」

中州集

元裕之撰《中州集》，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。虞山極喜之，晚年撰《明列朝詩集》，略仿元例。然元書大有紕謬，如載諸相詩，取宋叛臣劉豫、杜充之類。蔡松年史稱便佞，元首推其家學，且取其論王夷甫、王逸少之語，略無貶詞。曲筆如此，豈足徵信，而顧效之哉？

龔陳詩

先兄考功常云：「合肥公『流水青山送六朝』，才子語也。陳其年〈維崧〉『浪卷前朝去』，英雄語也。」龔公自東粵歸，過金陵賦詩云：「綺閣臨春玉樹飄，空江鐵鎖野煙消。興亡何限蘭亭感，流水青山送六朝。」陳有《烏絲詞》三卷，多瑰奇，閨房遊俠之詞尤妙。如「春陰簾外天如墨」，又「玉梅花下交三九」，雖秦、李不能過也。

一絢絲

往在京師，吳門文點爲予作《讀書圖》，汪苕文題詩云：「借問鄰家競笙管，一絢能絡幾多絲？」後改作「一絢絲絡幾多時？」一日，讀馬永卿《懶真子》云：「諺云，一絢絲能得幾時絡，喻小人逐目前之樂也。」絢字當作緰。《太玄經》絡之次，五曰，蜘蛛之務，不如蠶一緰之利。緰音七侯反，與絢音同。

阿字音

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爲發語，如阿嬌、阿誰、阿家、阿房宮之類。則阿房之阿，亦當作去聲。又山谷詩「語言不韻無阿堵」，阿字反作平聲。予《蜀道集》詩有句云「綠苔未央瓦，黃土阿房宮」，本此。

韓翃詩句

韓翃詩：「春衣晚入青楊巷，細馬春過皂莢橋。」按青楊巷在荊州。梁何妥居白楊巷，蕭□居青楊巷，時人語曰：「時有二俊，白楊何妥，青楊蕭□。」皂莢橋在揚州，晁無咎揚州詩曰：「皂莢村南三四里，春江不隔一程遙。雙陂門起如牛角，知是隋家萬里橋。」

裹鮓帖

王右軍《裹鮓帖》真跡：「裹鮓味佳，一一致君；所須可示，勿難，當以語虞令。」凡十九字。後有米友仁跋，趙子昂諸人圖記。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。前有亡宋南廓庫經手人郭墨印記。

鳧翁

黃詩「春溪蒲稗沒鳧翁」。樂府「化爲白鳧如老翁」。《急就篇》：「春草雞翹鳧翁濯」，顏師古註：「翁，頸上毛也。象鳧在水中，引濯其毛也。」黃詩蓋出此，與老翁義別。《漢・郊祀志》：「鳧翁雜五采文。」又北齊武成帝湛，小字鳧翁。北齊童謠云：「中興寺內白鳧翁，四方側聽聲嗡嗡，道人聞之夜打鐘。」

三六

王彬工篆隸，與王志齊名。時人語曰：「三真六草，爲天下寶。」劉孝綽稱其兄弟孝儀、孝威曰「三筆六詩」。

僧詩

在京師，出城送客，偶憩野庵，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。詩云：「春風迢遞憶天臺，五月冰寒説五臺。無數好山遊未盡，秋霜又欲上眉來。」考之，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。映有《西林集》。

梅村病中詩

太倉吳梅村〈偉業〉祭酒，辛亥元旦，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。是歲病革，有絶命詞云：「忍死偷生廿載餘，而今罪孽怎消除？受恩欠債須填補，縱比鴻毛也不如。」餘三章不具錄。先是，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：「萬事催華發。論龔生天年竟夭，高名難沒。吾病難將醫藥治，耿耿胸中熱血。待灑向西風殘月。剖卻心肝今置地，問華佗解我腸千結。追往恨，倍淒咽。故人慷慨多奇節。爲當年沈吟不斷，草間偷活。艾灸眉頭瓜噴鼻，今日須難決絶。早患苦重來千疊。脱屣妻孥非易事，竟一錢不值何須説。人世事，幾完缺。」時浙西僧水月，年百餘歲，能前知。先生病亟，孥舟迎之，至則曰：「公元旦夢告之矣，何必更問老僧？」遂卒。

公文介論樂府

「鄭漁仲曰：『繼三代之作者，樂府也。樂府之作，宛同風雅。今之行於世者，章句雖存，聲樂無用。崔豹之徒，以義説名；吳兢之徒，以事解目。蓋聲失則義起，樂府之道，幾乎熄矣。」此言樂府原爲詩樂之用，而事義則必有所由起，均不可廢也。愚謂風雅之後有樂府，如唐詩之後有詞曲，聲聽之變，有所必趨，情辭之遷，有所必至，古樂之不可復久矣。後人之不能漢魏，猶漢魏之不能風雅，勢使然也。如漢《朱鷺》、《翁離》之作，魏晉諸臣擬之，以鳴其一代之事，易名别調，各極其長，豈以古今同異爲病哉？後世文士，如李太白則沿其目而革其詞，杜子美、白樂天之倫，則創爲意而不襲其目，皆卓然作者，後世有述焉。近乃有擬古樂府者，遂顓以擬名，其説但取漢魏所傳之詞，句撫而字合之。中間豈無陶陰之誤，夏五之脱？悉所不較。或假借以附益，或因文而增損，跼蹐床屋之下，探胠縢篋之間，乃藝林之根蝨，學人之路阱矣。以此語於作者之門，不亦悤乎？夫才有長短，學有通塞，取古今之人，一一強同，則千里之謬，不容秋毫，

肖貌之形，難爲覿面。若曰樂府，則樂府矣，盡人而能爲樂府也。若曰必此爲古樂府，使與古人同曹而並奏之，其何以自容哉？李於鱗曰：『擬議以成其變化。』噫，擬議將以變化也，不能變化，而擬議奚取焉？予知其不可而不能不爲也。第命曰古樂府，而不敢以擬稱云。」

右蒙陰公文介公孝與〈鼐〉樂府自敘也。虞山錢牧翁，嘗亟取東阿於文定公論樂府之説，不知文介此論，與文定若合符節。予嘗見一江南士人擬古樂府，有「妃來呼豨豨知之」之句。蓋樂府妃呼　皆聲而無字，今誤以妃爲女，呼爲喚，豨爲豕，湊泊成句，是何文理？因於論詩絶句著其説云：「草堂樂府擅驚奇，杜老哀時托興微。元白張王皆古意，不曾辛苦學妃　。」亦於、公二公之緒論也。

林程詩句

林君復詩：「陰沉畫軸林間寺，零亂棋枰葑上田。」寫景最工。近程孟陽〈嘉燧〉有句云：「古寺正如昏壁畫，層湖都作水田衣。」語意本林，而工又過之。

五代史草

徐東癡〈夜〉高士冬夜過宿，因及從叔祖季木考功〈象春〉昔所藏書畫，云曾見有歐陽公《五代史草槁》一卷，又《楊廉夫詩草》一卷，塗乙宛然。歐卷其後人漫送一許姓武弁，不知流落何處矣。又叔祖立宇中丞〈象恒〉家，有王右軍畫《紡績圖》。

朱璧揭缽圖

《揭缽圖》，凡見數本，最後見朱璧本，有鄧文原、趙仲穆及秋壑、鈐山二相圖書，最爲奇古。舊爲先伯祖太師公所藏，今歸徐隱君東癡。後有董思白書寶積經賓伽羅事，又有吳匏庵、沈石田二跋。予所見太師故物，此卷與李伯時摹《支道元十六應真》、周文矩《説劍圖》而三耳。《説劍圖》今入秘府。按張昶《吳中人物志》云：「朱玉，字君璧，昆山人。王振鵬界畫，見稱於時，玉盡得其技。至順壬午，奉中宮教金圖藏經佛像，方不盈矩，曲盡其妙。所居虹月樓，楊廉夫作記」。劉璋明《書畫史》云：「何景高善界畫，宗朱君壁。」玉，蓋以字行也。

阮懷寧

金陵八十老人丁胤，常與予遊祖堂寺，憩呈劍堂，指示予曰，「此阮懷寧度曲處也。阮避人於此山，每夕與狎客飲，以三鼓爲節。客倦罷去，阮挑燈作傳奇，達旦不寢以爲常。《燕子箋》、《雙金榜》、《獅子賺》諸傳奇，皆成於此。」《所知錄》云：「大鋮既降本朝，在營中，諸公聞其有《春燈謎》諸劇，問能自度曲否？大鋮即起，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。」